

夏
台
之
恋

张承志
20年
散文选

在南部斯拉夫
在亚洲和非洲
只因族别不同人们就在相互残杀
西方导演了一切

然后又在布施和平

我命定不能以享受美而告退下阵

我只能一次次拿起笔来

为了我深爱的母国

更为了我追求的正义

夏台形式一刻刻地在我的思想中清晰起来

使我开始意识到

它远远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

它的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

張永成

21年 後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張永成與陳永成

张承志

20年

散文选

张承志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台之恋: 张承志 20 年散文选/张承志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2

ISBN 7-225-02026-9

I. 夏...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090 号

夏台之恋

张承志 20 年散文选

张承志 著

出版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mm × 1 168mm 1/32

印张: 14.875 印张

字数: 33 万

插页: 8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书号: ISBN 7-225-02026-9/I·41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自序

最令人焦躁和厌烦的，就是这没完没结的时间。本来可以有短暂的各种阶段，如青春的追忆、如正义的争论、如学理的究明。而时间阴险地悄悄尾随着，把青春拉成牛皮长条的马脸，把争论一轮轮转个不休，转得只有混乱再无真理——而作家或诗人却还尴尬地活着，一日三餐，风刀霜剑，暗暗地任心中蔓延的羞耻感腐蚀了自我的高贵。

我有时不愿再回顾自己的文章，就如有时会不觉读进去、一时忘我一样。在窗子外面，长25米、重7000公斤的“超级震荡炸弹”，正在美丽的帕米尔以西爆炸。“它由C—130运输机投下，用降落伞减速，一华里方圆内的人畜都会窒息而死”——这是港视说的原文。央视更有语言癖好，称这种大炸弹为“滚地雷炸弹”。我觉得窒息，读着自己的散文，不知怎么胸口堵塞。我猜我又到了一次改变文体的时候了。

以前我摹仿过小说。后来曾短暂地也热烈地涂抹过几篇诗。然后是冗长的散文史；随想、游记、学术、秘事，都被我装进了散文，自以为写得不受束缚，潜意识中以为将这样终老。

是这样么？如今我不敢确定。在打发这个2001年之际，我

藉此机会,做一篇岁末小结,梳理自己的情绪思路。我边写边思索,考虑自己的形式,也考虑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我只剩下一枝笔了,怎样用它已是我惟一的自由,而且尚要让它对得起关切自己的读者,让它对得起成就自己的前定。

我担心我会一步步走向神秘主义,那时文章会失了这里的直白。但也许这些散文集子里的道路才更应当肯定——作者对读者应尽可能地坦诚、直截、准确。除非是语境改变得太厉害,人非要用呓语、独语、隐语才能交流。

谨作小序或短跋,并为 01 年送旧。

张承志

2001 年 11 月 17 日,斋月第一日

目 录(以写作时间为序)

自序 /1

1986—1990

心火 /1

雪路的相知 /8

背影 /12

辉煌的波马 /17

对奏的夜曲 /31

北方女人的印象 /36

荒芜英雄路 /42

静夜功课 /50

马的颜色 /53

天道立秋 /55

1991—1992

火焰山小考 /59

离别西海固 /66

汗乌拉 /78

致先生书 /81
再致先生书 /88
危险的生命 /95
大河家 /98
饮虎池 /102
狗的雕像 /106
如画的旅程 /118

1993—1995

以笔为旗 /122
夏台之恋 /125
撕名片的方法 /141
江南一叶 /148
无援的思想 /152
日本留言 /169
真正的人是 X /179
击筑的眉间尺 /189
一册山河 /196

1996—1999

墨虽浓时惊无语 /211
正午的喀什 /222
相约来世 /239
粗饮茶 /243

二十八年的额吉 /255
奔赴休息 /269
面纱随笔 /274
达坂城的寒夜 /279
墨宝和纪念照 /283
忘掉了丝绸的古路 /286
弟弟们 /291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297
刘介廉的五更月 /299

2000—2001

师傅密 /311
一页的翻过 /316
叶密里的小姑娘 /321
风雨读书声 /328
波斯的礼物 /340
从大坂到鱼儿沟 /357
双联壁 /363
树梢上的心 /371
长笛如诉 /375
水路越梅关 /386
祝福北庄 /396
临近的卡尔曼 /406

幻视的橄榄树 /422

谁曾经宣言 /442

附录

张承志文学创作年表 /449

张承志著作目录 /455

张承志作品评论简目 /458

心 火

儿时的往事逝去得实在太久了。

无论是生存规律的制约还是社会条件的改造，都足以使像我这样的生长在大都会的青年渐渐谈忘了自己在血统上的那一点独异。人到中年，潜心民族历史且又迷恋文学，常会有对那些难以追溯的故事的叹憾，总觉得自己太不懂得珍惜，觉得自己不觉之间已然失去了什么。

能记得的，是我家在下雨时烙饼的锯末火。那是昏黑的胡同巷子深处，白发苍苍的外祖母用一柄令箭样的条铲，拨着平时向木匠讨来的锯末。面饼的香味儿扑满了小院。邻居们都在小声议论，孩子们则围着不散——看着我们这家山东人的新奇吃法。那火微微的，火苗又小又柔，锯末漫上后，甚至熄了似地烟也不冒；但不久，那柔柔的火苗又悄然爬了出来。

像那锯末火一样，在我心底里和那些淡薄的记忆一起，也还有一点朦胧的光亮，像一苗慢慢燃着的，淡蓝微黄的火。

比如，似乎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听姐姐说过：你的名字叫赛义德。虽然她仅仅说过这么一次，而且直至今日我都未曾问问母

亲这桩事——但这句话却时隐时现地沉入了我的心底。

现在已经无需向母亲询问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波斯语词。元初经略云南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名字中就有这个成分。据《史集》记载，这个名字是圣裔才用的，赛曲赤是一个真正的华族。

再比如，还记得小时常见的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艰忍，口中默诵着什么。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角颤抖着，“主啊——”她唤道。

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我了一种痛苦的刺激。水泥地板上，我想，她的膝盖多疼呐。我长久地无法赞同她。我不承认这种无形的苦。

——而现在，甚至在吐鲁番的阿撒·吾克甫，当看到膝上绑块胶皮，一爬一屈地从和田赶来朝拜圣徒墓的无腿的乞丐，我也不觉惊奇了……我甚至想，他们才算真正传递着清真的传统，而外祖母和我们这一支山东的回族却改变得太多了。

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想，这种心火并非专属于回族儿童。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藉以相互区别的心理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来说，他们原先并不懂得什么民族的情感，他们不过是从这萌芽般的小小火苗里意识到：这里有自己。

但是，使人们尊重这种“自己”是一件极难的事。

我相信每个北京城里的回族儿童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胡同里，在球场上，在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折成的三角而发生的厮扭中，对手祭起了法宝：“小回回，奸又奸，拿根猪

尾巴往家颠。”这种开心的歌谣也像北京城的豆汁、鸟笼子、糖葫芦一样，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它增添着老北京人饭后茶余的闲趣，也伤害着一批批本来可以更开朗、更光明的纯净童心。

现在，我早对这种无可厚非的玩艺儿充分原谅了。我甚至觉得，若是连这点东西也没有了，世界也未免太不真实。历史上，在民族集团之间，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也常常开这种玩笑的，开到血流成河的地步。芸芸众生中万相纷纭，这点事情又算什么呢。

只是那心火的种子击在侮辱的石上，它燃起来了。像许多回族少年一样，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形变。既凶蛮，又羞涩；既怯弱，又自尊。不过，那时的一切心理和作为，今天看来都显得既愚蠢，又好笑。

时间长了。我们虽然还被人们称为青年，却已喜欢像老人一样地看世界。我满以为，孩提时代的那一点心火早在循环的世事变迁中，离我远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在青海乐都县参加一次考古发掘。在著名的甘青彩陶文化中有一种类型，考古学以其发现地命名，称之为马厂类型。那些墓中出土的彩绘陶器，已经成了甘青两省的骄傲。借着和这种考古学文化的缘分，我第一次接触了西北的回族。

那是马厂类型陶器的出土地——马厂坪的一批逃荒农民。他们在湟水的河漫滩上支起帐篷，烧起篝火，铁锅里煮着讨来的百家食。一个农民倚着帐篷立着，久久地盯着我，他手里捧着一只褐色羽毛的尕拉鸡子。我记得，他眉毛浓黑，眼神冷淡。

“买个尕拉鸡吃吧！买一个，你们城里人不在乎那几块钱！”他拦住我说。

他的声音又粗又重，忿忿的，像在和我争执。头顶上那顶白

帽染着污斑。

我什么也说不出，慌忙离开了湟水边的杨树林子，回到了村里。我发现，一直很久之后，我依然心情烦乱。

这件事悄悄地潜入了我的心底。在我离开了青海很久以后，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那些彩陶器上花纹的分类以后好多年，我在短篇小说《湟水无声地流》中描写了这些曾与我交臂而过、但我已再不能忘却的回族农民。

小说远非成功之作。我在些微感到欣慰的同时，更感到自己心灵上已背上了一种沉沉的重负……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考察东部天山南北麓历史文化分区时，骑马踏查了吉木萨尔至吐鲁番的古代天山通道。

在雪线以上的天山峡谷里，我在陡峭的山道上遇到了一个赶着四头毛驴的吐鲁番回族农民。那一夜，我们搭伴露宿在山崖下的一个松枝盖顶的地窝子中。夕阳隐没后，阴云笼罩的大山寒气逼人。他绊了马，走了过来，打量着我。后来他说：不嫌脏，就穿上我这条棉裤吧。这一夜，你的腿抗不过去！

雪山上不是讲礼客套的地方。我立即把手伸了出去。

也许这一夜的温暖对我一生都是关键的。

第二天，我们成功地越过了大坂。我成了我国历史学界第一个越过这座大坂的人。

后来，我在一次访问日本期间，就这个问题与日本的中亚史研究者们作了交谈。我的论文《宋代王延德北庭——高昌路线考》的发表，是稍后的事情。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在国际学界引起注意。

在东京大学护雅夫教授的研究室里，这位著名的突厥学家见面第一句话就说：

“张君，听说你搞了王廷德那条路线？差不多一百年了，还没有人作这件事哟。”

我静静地望着这位老先生。

难道我能对他讲，有一个回族的赶毛驴客，是他把棉裤脱下来给了我？……当时，我只是感到：人心底最动人、最宝贵的感情，是很难有办法表达和诉说的。

但我心里那火渐渐蔓延了。我已经模糊地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寻找这表达和诉说的形式，我要为他们作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

在我为数不多的可怜作品中，母亲常常是我描写的一个主题。我甚至认为：对母性及其含量的理解程度是区别人的标识之一。我们的那苗心火，在她们面前丰富了，生动了。

我常常仔细地注视着我的妈妈。

也许，儿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他随着阅世日深而增加的对母亲的负疚感。

当我和我的妈妈同处一室，各自默默地忙着自己的事的时候；当我在深夜里听见她辗转不眠，突然轻轻地长叹一声的时候；当我望着她满头的银发和她那黑黑的、深陷的、以前一定是极美的眼睛的时候；尤其当我远远看见她在脏脏的街道上迈大步，从嘈杂的人群中摇晃着，笔直地朝我走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掀起了简直无法遏止的冲动。除了我，还有谁能为她倾诉那整整一生的酸辛、光荣、折磨和不平呢？如果我不能做到，如果我没本事安慰她坎坷过分的人生和饱创的心，我能得到原谅和安宁么？

还有我生身的这个默默无言的民族。这毕竟是我的根，毕竟

是我心灵的一笔财富和欠债。当我愈来愈多地了解了她的过去，了解了她的牺牲与屈辱，特别是了解了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之后，我开始问自己：哪怕是为了科学吧，难道你有权利对她不负责任么？

——这些难以尽诉的情感都溶进了那微微的心火。我知道，这火焰变得复杂了、顽强了、充斥着野性的力量，连我自己也无法把它摆脱。

一九七八年，我的第一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去年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又分别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但我一点不敢沾沾自喜。我已深知现象、真实和目标这几者之间种种的差异。我不仅不敢忘记属于自己的偶然性，也想尖锐地剖析别人一举之得的偶然性。我对文学的严峻淘汰和考验深怀畏惧，我从许多志得意满者的身上看见了可悲哀的本质。我警告自己：肤浅和愚昧的陷阱埋在每个人前方的路上；要严格律己，两倍于人地投入热情，两倍于人地增长教养，要使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得多。

大概也正因为我不能把手伸向回族作家的桂冠，甚至我不愿在作品上署明民族。因为历史是那样写着的：回族从她诞生的那天，就别无选择地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哪怕她还是以 Sart 人的名称进入中中亚、进入盛唐文化之中时，就已经丧失了发展哪怕是心理上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些许土壤，尽管她在那时就是一个高文化水平的集团。

她只有爱国，尽管只有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外来民族。她没有一种特殊的母语，但她具有最特殊的心理素质。她不可能对成为东方基础的汉文明采取任何的排斥态度，因此也避免了陷于狭隘。历史规律不允许她自吹自擂，封闭自己。在唐宋以来的历史

长河中，她的儿女人才如涌。她若代表，就代表中华民族的水平。

她得天独厚的长处和财富，就是那心之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暗自体味着那自儿时以来就有的，他人无法理解的深沉感受。这感受是尊重人、理解人、正视自己和发愤努力的基础，是一种生命般的力量。

哦，我已经无法概括这心灵之火的包含。当我在南国广州的光塔寺旁，在北京的教授宅院里，在古朴得像黄土一样的箕山之阴的河南庄户地上，在湟水、大通河、大夏河和河西走廊酷烈的戈壁滩中，在古龟兹、在伊犁、在元彰八里、在弥漫着中亚细亚异乡的迷人旋律的空气中，——在那些深陷的眸子里辨认出血统之溪的流淌，感觉到那心火的闪跳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灵性。

我坚信这灵性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恒河之流的宣泄下，一切人生的失落、母亲的辛苦、民族的屈辱、眩目的急功近利都将逝而不返；而我们用了十多个世纪的代价追求的瑰宝将降临人间。

哦，我的父老兄弟，珍惜这心灵之火吧！

1982年7月